



Tallowood Baptist Church
Chinese Congregation

走過死蔭幽谷

施麗媛

身為臺灣第一位的骨科女醫師，我一向給人身體強壯、體力旺盛的感覺。在我這個年紀，我壓根兒沒有想到我會生一場重病，病這麼久，病這麼多器官，最後還診斷出得癌症！加上先天的過敏體質，使得病程曲折而複雜，勞動了醫學中心除了小兒科(非我年紀也)的每一科，其中一步出錯，可能會有和今日完全不一樣的結果。當病程超乎醫學知識的想像或控制時，我和先生在許多院內同事和主內弟兄姊妹的帶領下，接受主。經由讀聖經和不斷的禱告，我體會到了主的慈悲和大能，將一切信靠於主，主所賜的應許---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樂，經由醫師內科治療加上多次手術之後，現在身體在慢慢康復中。我很樂意將這樣的經驗和見證和許多許多人分享，希望更多的人都能和我一樣，蒙受主的恩典。

白蟻屋垮了！

2006 初我到美國德州去探親，夜間感覺發熱及口渴，我不以為意，認為可能是因為美國天氣比較乾燥的關係。到了 2006 年 2 月底，我開始有夜間先打寒顫，然後發燒，退燒的現象，到了早上醒來，一切好像又恢復正常。我可以照常開刀、看門診、做研究。有幾次不舒服，開了檢驗單檢查，血液檢查除了急性反應蛋白(CRP)有點高外，一切都正常。到了 3 月，我的體能狀況急速下降，從來不睡午覺的我會在午間累極睡著，開刀的空檔也需要坐下來休息。

到了 3 月 23 日我自覺情況有點嚴重，早上到急診掛號，在一系列檢查和等候結果的空檔，我還到實驗室做了動物實驗。動物實驗將完成時感覺撐不下去了，自己步行到急診躺下，從此一病將近四個月！

沒想到病得這麼嚴重！

內科醫師非常厲害，不到一天的時間，就已經診斷出是細菌性心內膜炎併發主動脈瓣血液逆流，細菌培養為牛型鏈球菌。由於此菌種為低毒性菌，盤尼希林即可有效的殺菌，四個星期的注射抗生素治療就 OK 了，所以一開始我還自覺蠻輕鬆的。第二天，資深醫師迴診，見面第一句話就說：「你很幸運，大約一半的病人住院前就已經中風了，但是要小心，剩下的病人中還有約三分之一的病人在治療初期的兩星期內會中風！」緊接著心臟超音波檢查顯示嚴重的主動脈瓣破壞造成血液逆流，加上長達一公分的細菌塊卡在主動脈瓣上，隨時會有掉下來形成大血管栓塞的危險。一部分醫師主張為避免中風的危險，應緊急手術置換瓣膜，切除細菌塊。但有一部分的醫師認為細菌感染未受控制前，置換瓣膜十分危險。由於資深醫師主張先抗生素治療，所以接下來的兩星期，不曉得下一分鐘細菌塊會不會掉下來，天天就生活在在中風或大血管栓塞的威脅中。身為醫師的我們知道病情的危險性和可能的後果，心中的恐慌和驚惶可想而知。

由於外子生在一個佛教家庭，從小就會背心經，一有不順或疑難的事情，就會背心經求平安。住院後的最初幾天他也是每晚背心經，但是他卻發現心情極度紛亂，熟背多年的經文竟然背不齊全，許多句子都錯亂倒置，而且每晚噩夢連連，無法成眠。當時他心中的驚惶無助，是他從來不曾經歷過的。我姊夫是一位牧師，因此我與基督教接觸較多，也看過聖經和許多有關基督教的書。但是從小接受科學訓練的我，學到的是證據導向的思維，強調「看見了才相信」。對於所謂的「信，然後你就會看見」，

始終無法全心接受。雖然姊夫從美國捎來信息，我知道在美國的教會的弟兄姐妹們都為我禱告，心中的恐慌和驚惶仍不能稍減。一夜，外子仍為惡夢所苦，輾轉反側。他突然想到，來求助主耶穌吧！他就跪下來禱告，禱告完，他自覺非常心安，也睡了自我住院以來第一個好眠！隔天早上醒來，他想不對呀，我求助了這麼多神，怎麼知道是不是主幫了我們？於是他又禱告說：「主阿！如果是您，請您顯示一點跡象告訴我們」。

當日下午兩點左右，有人敲病房的門，外子一開門，走進來兩位穿西裝的紳士和一位女士。他們自我介紹，一位是浸信會神學院院長，另兩位是牧師和傳教士。他們是姐夫的朋友，因為聽說我的狀況，特別相約來為我禱告。三位基督徒為我禱告，當他們唸到腓立比書第四章第四到第七節：「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應當一無罣礙，只要凡是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主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我感動的眼淚不停的掉下來。外子心中更為主所顯示的這麼明確的跡象而震驚。所以當三位牧師離開後，我對外子說：我們專心求主吧，他竟然一口就答應了！於是，我們就開始藉著禱告，研讀聖經、荒漠甘泉等書，每天早、中、晚、及睡前都向主禱告、祈求和感謝！祈求主賜給我們的醫師智慧，為我們做最適當的治療；祈求主賜給我們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樂。從此後，即使後來的病程曲折而複雜，幾次面臨生命交關的危機，我與外子互相鼓勵，藉由更多的禱告，讓我們一路心裡平安，勇敢的面對每一個困境。

靠主常常喜樂，心中一無罣慮，一切信靠於主，主賜意外平安

開始靜脈注射抗生素後兩週，我仍然有發冷顫及高燒的現象。電腦斷層血管攝影顯示腦部有多處栓塞造成的細菌性動脈瘤和小膿瘍。感謝主！雖然腦部有多處病灶，但是卻未波及重要的部位，我也沒有明顯的神經症狀。為了控制腦部的病灶，醫師改變了抗生素。起初，新的抗生素彷彿十分有效，連續一星期沒有發燒了。不幸的是，到了第四週，我又開始每天下午先打寒顫，一兩小時後就發高燒到將近40°C，到了隔天早上才會退燒。如此反覆發燒了一星期，所有的醫療團隊醫師每天都在檢查到底為何發燒？是細菌感染控制不住？藥物過敏發燒？或是腫瘤造成的發燒？如果是細菌感染控制不住，則唯有進行緊急手術，切除感染病灶，才有存活的机会。可是此時手術危險性極高，若手術後仍無法有效控制感染，將可能立即危及生命。醫療團隊的十幾位醫師，經過幾次開會討論，仍然無法達成決議。在這段危急卻不知所措的時間，我們經由不斷的禱告，得到神所賜予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沒有驚慌沒有恐懼。一星期後，臉部像有一千隻螞蟻爬，也出現紅疹，確定是藥物過敏，換抗生素治療，病情也穩定下來。如此又過了兩週，週末時，我又開始寒顫和發高燒。由於有前面藥物過敏的經驗，加上已經抗生素治療了六週，所以有些醫師建議停藥。此時，唯獨有一位感染科醫師因為牛型鍊球菌和腸道癌尤其是大腸癌有相當高關連性，仍堅持發燒有可能是腫瘤引發的，建議先做完大腸直腸鏡檢查後再停藥。所以，星期一就安排了大腸直腸鏡檢查。

大腸內視鏡檢查顯示在離肛門約六公分處有一腫瘤，當時立即作部份切除以供病理檢查，而發燒的現象竟然在腫瘤部分切除後部分緩解。第二天，病理醫師通知切除的腫瘤為惡性腺癌，而且切除邊緣仍有癌細胞，所以趕忙連絡做正子掃描看是否有轉移現象。在做正子掃描時，我心中一直默唸著：靠主常常喜樂，心中一無罣慮，一切信靠於主，主賜意外平安。唸著唸著，心中感覺非常平靜，竟然在做正子掃描的一小時中睡著了。醒來時，好友也是正子掃描中心的主任，已經看完檢查結果，告訴我沒有轉移跡象的好消息。緊接著的兩天，幾乎都在禁食狀態，以便各種準備星期五做直腸腫瘤的切除及淋巴腺根除手術。由於直腸腫瘤與肛門非常靠近，手術困難度極高。醫師本來預備做保護性大腸造口術(俗稱人工肛門)，以防範吻合處的泄漏。2006年5月5日手術時，在完成結腸肛門的吻合術後，醫師判斷接合處應該很牢靠，泄漏的危險性不高，所以臨時不作保護性大腸造口術。這決定不但免去

了人工肛門的不便，後來也大大減少了我開心手術時發生感染的危險性。感謝主！術後組織和淋巴切片顯示切除得很乾淨，淋巴腺也沒有轉移的跡象，應是早期的腫瘤。因為心臟的疾病讓我得以早期發現直腸的惡性腫瘤，早期切除，增加完全治癒的機會，我們心中除了感恩之外，還是感恩。若留待腫瘤有症狀時再治療，後果不堪設想。

大腸手術後十天，正準備完成內科抗生素治療時，我又開始發冷發燒。進一步檢查發現腹腔內有小膿瘍產生，而且懷疑有腸接合處癒合不良的現象---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直腸手術後的併發症。有些醫師建議禁食及由中心靜脈導管給全靜脈營養，有些醫師則持反對意見，認為經長期抗生素治療後，正常的菌種已經嚴重改變，給予中心靜脈導管全靜脈營養，可能導致黴菌感染，後果不堪設想！在禁食和發燒讓我全身無力的時候，我和外子仍然全心的禱告，祈求主賜給我的醫師們智慧和正確的判斷，給我最適當的治療。經過了幾天的觀察，靜脈注射到幾乎無血管可打的時候，大腸直腸外科的醫師由臨床經驗認為腸接合處癒合不良的機會很低，建議可以給予幾近無渣產生的元素食品提供養分，也可避免由中心靜脈導管給全靜脈營養的壞處。只是一般的元素食品味道不好，病人的忍受度不高。外子趕忙買了一包元素食品給我試試，感謝主的安排，發燒了十週的我，對於元素食品的味道沒什麼感覺，反倒是它給我的高營養，讓我的身體覺得精神大振，經過幾天的元素食品加上口服抗生素治療，腹腔內小膿瘍被有效的控制，而且我的身體狀況也明顯改善，可以在床邊行走了，總算安全的度過危險的前兩關了。

直腸手術後暫時回家將身體養好一點，一方面觀察是否需要後續的心臟手術。出院後追蹤了兩星期，心臟的超音波檢查顯示狀況穩定。到了第三星期，我開始有臉及腳水腫的現象，然後病情急轉直下，三天後就變成心肺功能衰竭，所以緊急住院，隔天就做了開心及瓣膜置換手術。手術後在心臟外科加護病房住了三天，許多同事都擔心我在加護病房待久了會受不了加護病房不分日夜的吵雜，得到所謂的加護病房精神病症。藉著不斷的禱告，奇妙的是我竟然能在吵雜的會客時間裡睡著，得到應有的復原。開心手術後，身體總算慢慢的康復中。

換副好心腸---感謝主及主內認識與不認識的弟兄姊妹的代禱及愛心

這將近四個月的時間，我經歷了嚴重敗血症，感染性心臟瓣膜炎及許多器官栓塞，直腸癌，和心臟衰竭；開了直腸癌根除手術和開心瓣膜置換手術，加上先天的過敏體質，使得病程曲折而複雜。回頭看這病程，有如走鋼索一般，任何一個步驟若作了不同的抉擇，都可能有不堪設想的結果。而每個抉擇點都有太多的變數，已經遠超過醫師所能評估與計劃的範圍。我能平安的走過那死蔭的幽谷，實在是依賴神的慎密計劃，才能有這麼周全的過程。聖經上說：「在人，這是不可能的，在神則什麼都能。」而主內熟識與不認識的弟兄姊妹的代禱及愛心更是支撐我度過重重難關的重要動力。我和外子一向自許是個好醫師，有豐富的專業知識而且關心病人。經過這次的生病，我鼓勵來關心我們的親友們說：「開了直腸，又開了心臟的手術，從此以後，我是換副好心腸了！」我想真正改變我們的是我們深知神就是愛，住在愛裡面的，就是住在神裡面，這樣，愛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

作者施麗媛醫師為臺灣林口長庚醫學中心骨科主治醫師

**施麗媛姊妹與先生方禎鋒弟兄於在 2007 年 12 月 30 日八時在休士頓

Tallowood Baptist Church 接受浸禮。